

唐

文

粹





唐文粹卷第九十三

吳興姚 鉉纂

序丙 總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文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楊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臯子集序 呂才

刪東臯子集序 陸滄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篋中集序 元結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邱  
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翁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  
質煦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蹕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  
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  
誰與哉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  
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為眾排為江

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楊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鞞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爲楊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卽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爲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卽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



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  
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  
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爲賀才絕出前讓居數  
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  
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  
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敘然其甚慙皇諸孫賀  
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  
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絜不  
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  
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邱隴不足爲其恨怨悲  
愁也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  
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恩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  
意乃賀所爲得無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  
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

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卽不與眾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尙留窅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旨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餓氓也未知爲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



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至于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複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爲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內多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沖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

中予爲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爲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

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爲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寢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



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  
蹠蹠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  
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  
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楊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  
爲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鄱陽忠烈王  
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  
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  
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  
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爲楊州功曹相國諸  
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殞嵩濮因之遷祔終事  
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憔悴君爲金壇尉也  
會官不成爲楊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爲正字親故請君著書未

終篇御史府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爲河南參軍僚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縹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尙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負絕無聞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沒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也是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眾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清池峭絕孤踊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巫廬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疎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絜舉射高第除祕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

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哈之因



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清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溘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內自得邪何乃莊叟之後繇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卽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迕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温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遣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



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  
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閱  
覽古先遐躋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徵至京  
師用希夷啓沃昭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邱乃就馮尊師齊  
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  
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爲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  
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  
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汙于三  
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澗河息天柱隱机埋照  
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  
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  
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  
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齋神挫銳爲本至於奇彩逸響  
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側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追近古游方外



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  
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  
有洗心賦巖棲賦修習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旨論契形神  
頌其他抗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下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  
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眞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  
歲歲直鷄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眞於虛室之中門弟子邵冀  
玄者率籲其徒甯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  
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  
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劔  
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逍遙卓  
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祛鬼怪告鍊蛻之地合胼蠻之  
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  
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爲詩尙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尙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侏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迓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陁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柯山與畫公爲侶儼然字畫詩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人秀峯撤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



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  
接詞客文人誦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  
爲許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  
波法振泐之如么弦孤韻警八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服  
備眾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闔域  
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  
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  
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泐襲拘限聲病  
喜尙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  
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  
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



唐文粹卷之三  
九  
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  
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  
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  
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  
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  
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  
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  
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  
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  
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古心經  
已下若干篇是句外曾孫遼東李暉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  
山之作其繇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

狀大賁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  
歛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  
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  
見其敵高歌酣顏人飲于朝斷章適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孫競于  
跳走翦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  
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絳長河不知其  
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  
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爲門懸木爲牙  
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  
如墜地碎若大咽上聲餘鋸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去聲齒不見可  
視顧顛踏錯雜汗瀦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  
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  
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辯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  
耄老者在童齟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



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  
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  
皇用眞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  
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  
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  
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啜酒  
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  
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旣不自期富貴要  
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  
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  
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焚擲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  
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閒



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彩纖屑雖適僻阻不  
遠數千里苾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  
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  
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  
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  
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  
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  
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譎諷多要寡  
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  
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  
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夔厲旁紹曲撫絜簡渾圓  
勁出橫貫滌濯滓窳支立欹倚呵磨駁瘞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  
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  
前衡後鑿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發慄若大呂勁鳴洪

鍾橫撞撐裂噎暗戛切韶護其砭熨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  
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瘠堯醜舜薰斯有意  
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  
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  
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  
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  
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  
則張保罪傳尙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  
其序褒勒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  
公墓誌標白厯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  
諫諍之體非許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  
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  
州文訓勵官業告束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  
述喻讚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緜遠窮幽膿臞魁壘



筆酣興健窅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楊馬之牙陣聳曹劉之骨  
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劇治本緼幅道義鉤深於經史舐  
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  
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下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  
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  
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子既就  
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  
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  
誣抵以甘罰殛故總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  
標翊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旣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映  
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  
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



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爲則又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

遠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  
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譚盧  
弈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  
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  
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  
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祕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  
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  
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邪谿述其敘一事紀一物皆足  
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  
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  
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  
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  
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其其  
誰哉遂銜涕爲敘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



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尙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而朽君子之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皆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

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  
是不數年而大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  
論餞送梓潼陳眾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  
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  
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  
疾既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  
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  
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  
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  
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仗助執事者而盧君尙  
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  
邱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哮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

喪於此侈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棄黜而能以愍征爭勅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牆而悸謬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述雖已恣道其迺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唐文粹卷九十三

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吳興姚 鉉纂

序丁 總一十首

天地二

大衍曆序 張說

地誌圖序 呂溫

修養一琴一

導引圖序 梁肅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二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序碁 柳宗元

鳥獸三

師子贊序 張九齡

鷹鵠圖贊序

八駿圖序 李觀

果實一

荔枝圖序 白居易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恆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部鳳鳥爲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眷徯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項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眾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大鈞不測之氣盡覩縷於天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眇眇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奏草朝竟一公夕落臣說



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景善算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卽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日曆制曰可

地誌圖序

呂溫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寢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

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制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泊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寒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窗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



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  
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  
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  
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  
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  
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頽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  
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肅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  
之善爲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  
也於是乎張而翕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  
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  
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歧伯得之爲軒轅師廣成子  
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

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歧伯  
爲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  
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  
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  
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翕闢終日不倦每振寂  
郵肯綮之際必晝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儻此又技之  
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寘篇首俾博覽者  
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梁肅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  
聲全余常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  
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  
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爲而臻哉古之聰明  
睿智其能爲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



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  
弦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  
五弦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  
剛柔復益其弦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旣列復因而重  
之然後旣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  
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  
以之而作夏護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  
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  
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  
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  
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蕭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  
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  
國有家下逮于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  
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

以爲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  
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  
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  
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  
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  
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爲序云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敘班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總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  
堯爲君舜爲相其下有共鮒焉成王爲君周公爲相其下有管蔡  
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其鮒管蔡之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  
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爲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  
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爲歉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  
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沈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  
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



果棄惟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奈  
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  
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  
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  
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  
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子號進士者以  
冗豁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  
約賤卒局座客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  
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  
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爲勞息萬物爲一  
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眞爲貴者乃數年之  
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  
寇敘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  
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

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

序基

柳宗元

房生直温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



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狡狴如戲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羣之特伋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縲伏閑阜馴而爲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寶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之



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懷之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  
得而稱也義異大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闕韓侯之詩凡  
我侍臣咸爲之贊

鷹鵠圖贊序

張九齡

鳥之鷲者曰鷹曰鵠鷹也名揚於尙父義見于詩鵠也迹隱於古  
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  
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  
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煒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嘴  
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  
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  
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  
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  
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  
知二禽之爲用眾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躋其然工人圖其狀以

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趨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驪白羲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爲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吳興姚 鉉纂

序戊 總一十四首

著撰十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珂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唱和聯題四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聯句詩序

呂溫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



平帝也正氣爲帝帝天號也統倫羣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  
彈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  
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迺可言矣開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爲煙燼  
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曾造生人聞見故諸緯  
書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開異說臣  
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閑居遂志迺修  
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興廢舉王制之大  
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興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  
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  
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  
臣以爲天地立於水成於氣氣萌萬物冒甲而生生主寅帝首太  
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  
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  
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

亦不敢強爲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天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庸三十年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一在徵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年合入舜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卽舜元年丙子帝摯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年代曆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載禹喪畢讓於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於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炎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爲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岡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



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今  
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曆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  
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  
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在位二十  
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五十陟方迺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今出  
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  
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伊  
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羿為相臣篡相自立后  
相奔死商丘泥又殺羿自立少康長迺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  
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  
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

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曠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摭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績者矣旣傳生於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顛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尙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曆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尙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



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  
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  
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拮據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  
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  
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弟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  
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  
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邪始吾少  
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  
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  
簡而野魏晉已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  
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  
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  
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  
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

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而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疇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饒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簡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牘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訟龔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媵尙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非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

輪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  
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  
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  
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  
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邁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  
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  
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外之  
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  
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弁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  
事議者以爲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  
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



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次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

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  
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  
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  
聽豈止鵝鳩彫卉蕙苾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  
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逖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  
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  
洽文明謨猷博訪於搢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尙復廣四目周四聰  
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  
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敘瑕壘之本末  
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臯讒之命我皇修  
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吳之政別殿備乙  
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



其旨乃爲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纍如珠貫渙若冰釋旣而以予嘗所蘄嚮俾敘而辨之爲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冥是非沂然順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爲道者如此泊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劇徇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鬪於彼是之境墮螭滑濬封執逆旅懼力不足而羣奔舛馳莊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爲無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窒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蛻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狻狙比大舜於豕虱或至大適以爲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

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爲家爲邦爲仁爲智游之泳之口漸  
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激躁者靜循之而愈照冥之而  
愈妙攫窻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  
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  
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  
成子南榮趯之徒歟予摳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略直書  
隱居之志以冠於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  
按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擲其城郭  
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  
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  
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  
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



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  
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  
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  
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  
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  
曰卽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  
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  
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  
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  
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  
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  
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

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  
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祕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  
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俱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  
哉牧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  
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十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  
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  
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  
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  
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尙書毛詩左傳  
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  
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  
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  
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  
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



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邪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  
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  
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邪是故定與慧  
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爲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  
其孰能證於此乎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  
學有傳癖書成草聖迺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  
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  
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  
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眞  
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  
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



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  
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  
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  
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  
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  
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  
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峰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  
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攪  
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尙恐  
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  
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  
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嘖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  
憂性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拏而導之懼邪小  
之逆陷也揮而散之悲鬪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

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曠盡除順  
佛心而橫互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  
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  
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  
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爲  
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  
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頭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  
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  
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  
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  
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峰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旣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  
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章布里閭顛顛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爲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恍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不然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

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同聲則  
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眾壑合注寢爲大川羣山出雲混成  
一氣朗宣五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  
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崔吏部衛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  
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  
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祕府弘文  
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  
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  
煩埃壒中孕閑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  
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  
盡在是矣厥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



累以尙書郎知制誥旣而處仁西垣卽眞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泊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卽眞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茲慮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閔達人倫龜玉更爲王楊迭爲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爲霖爲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據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旣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爲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

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  
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  
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  
愚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埭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  
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  
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  
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  
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  
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  
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  
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吳興姚 鉉纂

序已 籍記附總一十七首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 獨孤及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 息夫牧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翫月詩序 歐陽詹

送陸欽州序 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  
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  
守隴西李公俊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  
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  
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  
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  
我書貢闈闔旨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總  
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爲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慶潭  
阻殘暑於重林速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牖鹿腴羊其俎何有燔  
兔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水瓜剖鉅办巾之以踈紘禮交乎上  
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緝熙也司土庀舟以待司功設設以告徹

饌更服陳羞絜罇自回源起廣泊左拂蠶尾右遺吾山倒岷岫於  
波際指梁岑於林缺移搖敞豁曠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  
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爲歡悼態目成以留客媿容色  
授以勸酒繁絲踈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旣醉源明以  
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平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平方舟兮  
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  
夷娒兮護輕橈蛟龍仔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漱兮悵  
而還適予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聚予思尙君子兮壽厥身承明  
主兮憂斯人歌闕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泓洄而或躍  
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渦泊  
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于回源亭明  
曰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莒相里子同禕過如魏陽穀



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  
鼓有汶簧濟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  
庭遲夷傍俛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  
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遙川后  
禮兮扈予橈橫增沃兮蓬僊延川后福兮易子舷月澄凝兮明空  
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旣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闕袁  
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胄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  
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  
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  
罪也乃志爲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太和五年春三月充海節度副使李員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于  
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  
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爲之考尋圖牒詢訪耆老自五

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倚髣髴者從天寶十  
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  
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  
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爲此州故事悲夫恩  
澤之外四紀有余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鬪爲  
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鬚瞽者  
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爲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  
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  
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尙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  
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饑者粒流者召  
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醜其  
流以爲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採異好古故也



唐文粹卷之六  
三  
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爲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  
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賦入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  
歷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  
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潤色之疏爲迴  
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  
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潺潺洞壑無底雲興其閒仲春氣  
至萬木華發巨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  
乘輿從公公之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爲主而身爲賓捨瑟詠歌同  
風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駐石門松風聲類  
笙竽鳥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浹峴山寂寞干  
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  
嘆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詩附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

牧杜公漢陽宰王公鴈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  
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  
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謂我標之嘉名  
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  
也席上文士輔翼空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  
大別山其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其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  
爲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

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穀醜會河東裴冀  
榮陽鄭裒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子促席  
于花陰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  
服旣成思欲修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  
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



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呼之聲其詩曰上天垂光兮判爲醕酌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曰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釃濁醪而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爲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己已立學成而會友以講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潁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摳衣請益始敦詩以閱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

導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鏘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靄林寒氣總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化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琴有術于穎之畔彼之才髦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璨璨鳴琴其怡于穎之湄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鬱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矣宵既清矣烘熤有煒酒醴惟旨喟我寤歎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



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  
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  
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  
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  
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激三人名姓文句因  
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閒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  
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  
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  
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  
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兒極醜白鬚黑  
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  
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閒人說

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  
見其老頗兒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而題其首  
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卽綴其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  
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爲我書吾  
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腠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  
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卽又爲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壓  
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  
奇也畢卽傳道士道士卽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  
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  
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  
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  
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卽又唱出四十字  
爲八句書旣止卽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  
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靈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



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上顧覓道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斲山骨刻中事煎烹

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

喜龍頭

縮菌蠢豕腹脹彪腩

彌明

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驚

師服

在冷足

自安遭焚意彌貞

喜

謬當鼎鑪閒妄使水火爭

彌明

大似烈士膽

圓如戰馬纓

師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

秋瓜未落蒂凍筍

強抽萌

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

師服

不植輸寫處焉知懷

抱清喜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彌明睨睨無办跡團團類天成

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彌明

或訝短尾鈔又似無足鎗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

出灰炷無計離瓶鬯彌明陋質荷斟酌中愧提擎師服豈能養

仙藥但未汚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

不過升合盛師服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

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

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全勝珊瑚貴空有口傳名豈比

俎豆古不為手所揜磨礧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

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

翫月詩序詩附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  
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子與鄉人安



陽邵楚萋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  
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爲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  
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  
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  
况埃盭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  
與之踈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爲翫  
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其下今宵堂素魄皎孤凝  
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灩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颺佐浮涼  
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願廣庭  
願至沉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

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  
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

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  
宣使之所察歛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  
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  
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  
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  
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斂此大惠施  
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

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  
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  
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冀之後比歲舉進  
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數子其佗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



行束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  
 蓋有來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猗爾之所以求我之  
 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微辯說撫文字以扇夫談端駮厥  
 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  
 也者非云尙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  
 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眾之言文學者或不然  
 於戲彼以我為僻爾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  
 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  
 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  
 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  
 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  
 茹甲一淑問休闡為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寵  
 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駢駢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  
 太真元昆前已甲科太真兄太冲未始閱歲翩其連舉謂子不信

太真元昆前已甲科

去歲登科

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江表帖兮屺兮歡旣萃矣兄矣  
弟矣榮斯繼矣搢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  
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饑別庭闈望歸從古以來未  
之聞也余羈宦此都邑斯云舉彼吳之丘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  
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師孝悌謹信  
泛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  
眞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覲茲地其請業  
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眞  
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眞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  
念二子從予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饑者賦江有歸舟以  
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王庭允焯其休舟  
旣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帖于屺彼逝  
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絜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

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乎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倘佯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臚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



患故善也卽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聵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禳禱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窳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掊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爲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尙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

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  
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  
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  
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  
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  
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  
鏤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  
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  
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  
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  
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  
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  
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  
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求購釋氏遺文以惠湘



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卽杖而北遊旣上謁軍門范陽公  
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  
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  
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旣言之矣向非  
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旣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  
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  
之勤德及遠人爲敘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狺狺兮俗獷且狠  
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繫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  
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拏兮雲樹靡靡月沈浦兮煙暝山  
檣席卷兮櫓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  
日碗碗松覆秋亭兮蘭披春晚上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  
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

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檉皆薪材直尺之爨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書畫疆互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鮫輩十斛薪然後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毗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觴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糜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卽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



二買名爲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舩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子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蓬縷縷窗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櫺汝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立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湮末派如瀉漿烹茶析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潁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

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  
不至華沂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高賢共  
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  
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前始衰願餌藥扶壽以  
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爇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  
石竇含純精洞激淨金界螢緣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  
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岱谷謝巧妙  
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華荷鍤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  
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曾結潁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  
虵豕尚縱橫江漢阻攜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  
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  
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 白



嵩丘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  
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  
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  
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遙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煙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誼莫染  
跡高想已遷時淦金娥藥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  
下瓢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  
松風鳴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幄霓裳何葳蕤羽駕轉綿邈  
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吳興姚 鉉纂

序庚 總一十八首

錫宴三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讌集十五

泉州席史君讌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 潘炎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胄讌寮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夜讌諸從弟桃花園序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興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

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

成功錫以元吉咨曰于朔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羣

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佾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

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賓序暉暉旅疇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

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飲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羣情

尙洽預周旋宴語之權方將一心天工勦力帝載寢黑山之柝苞

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頤殷趙之年

留魯陽之景爰命在晏乃賡載歌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臯壤悅后  
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  
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  
而入遊戚里池臺就脩竹而開宴泉調御府味給天廚仙倡宥樂  
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敘運璿  
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夔龍伊  
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焉豈深思勝殘去  
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歷按圖啟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  
擊壤之懽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  
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灑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  
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舩迎海鶴魚龍丸劍曼  
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甕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



塘醪醴厭巨壑抃急管於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  
序長卿瘠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  
之訥澁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讌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  
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  
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讌在茲忠臣嘉  
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懽甚卽  
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  
遂改爲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  
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  
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  
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疊頒御廚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  
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

職在焉或稷禹大賢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之于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敵肉立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挾酒不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醜致王人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挾才者權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旣修乃加之以宴餼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景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岐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內訟而選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



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閒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  
 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  
 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  
 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  
 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  
 類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參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  
 佐贊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毗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  
 徹時在公之側觀眾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旨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  
 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  
 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為陽春  
 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吏部尙書武都公禮部尙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  
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  
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  
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鼓  
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劔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  
逍遙谷焉神臯藉其綠草驪山啟於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  
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巔檻  
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  
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臯超忽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昇  
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  
腫卽天姿以爲飾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穀  
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  
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  
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



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益不獲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懼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泊冢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塤篪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荒尋柏亭之奇構賓主有禮旨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煙靄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嚳花含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高興格于丹青餘思垂乎清晝四座相顧請予所尊悅題賦詩無忘盛集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况

昔雒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羣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讌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句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絜用激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聿之樂江右宋齊又聞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帳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潏潏右匯邠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卽爲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頌錕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  
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  
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  
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飮于已酣于  
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  
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  
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  
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攄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  
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  
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獸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  
厚與時偕化拂衣而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  
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

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爲太和爲聰明爲英才爲絕藝  
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竄絕獨立今古用  
雖小大其神一貫尙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  
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  
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旣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  
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爲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  
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  
字深源洎令弟曰灞曰潤曰淮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含藻蘊奇  
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讌宇下華軒沉沉樽俎靜嘉庭  
篁霽景踈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擣奇蹤主  
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容  
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



激空驚颺戾天摧挫幹掣撝霍瞥列毫飛黑噴粹掌如裂離合恂  
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  
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  
也眞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  
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爲  
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觚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  
之贅疣也寧置于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  
之筆札員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眾  
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尙此或闕歌頌取羞  
前人命鄙夫首敘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  
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

之禊飲賜羣臣大宴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  
自宴其僚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  
令趙郡李胄恭國令宴于縣南潢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  
惠而期合懽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  
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  
珍竭千鍾彊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懽之意歟於是首設  
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  
自己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  
肉旣飽酒旣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  
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  
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啐濁嘗漉浮泛漪  
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  
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  
耶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



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懽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敘之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冉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將灑氣以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甘瓜清泉齋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權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毗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權豪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妝屢舞綠醕徐進管絃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闕塞崇崑池清泠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  
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  
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  
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  
言起子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觴與白雲老兄俱莫  
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花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懼幾  
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  
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  
獨慙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爲友無江海之閑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爲樂故同

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遊道遊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泝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閑原遞杳靄而歷巉巖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觀其羣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峯巉巖列壑沈沈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爲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疑思宴息恍然疑諸天樓觀列在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旣而動步眞鏡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諭詣淨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爲弱喪輕世界於棗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爲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  
 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  
 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泚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  
 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  
 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權抹以助其勢突然  
 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  
 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眾乃大笑懽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  
 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  
 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裼  
 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糺逃以為密者  
 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  
 而和去糺逃而密簡而同肆而恭銜銜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  
 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興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舞下散地子與友生喜  
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宜  
寫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高我不與並日旣夕爲寺僧  
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  
復開門偶立見亘雲駁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  
盤色如銀凝照東方帳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子  
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疊屏  
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巖驪巒羣瓊含光北朝天宮宮中有  
崇闕洪觀如瑩珪疊璐出空橫虛此時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  
我虛室峩峩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  
然寒膠瑩然鮮者徹入骨肉眾骸躍舉若生羽翎與仙人遊雲  
天汗漫之上沖然而不知其足由蹋寺地身由求世名二三子相  
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譖聲復根還  
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



疑互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某以其寡  
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吳興姚 鉉纂

序辛 總二十五首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送王棨序

陳黯

送符載歸蜀省觀序

崔羣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徹上人歸沃州序 韓愈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綬蠻貊刑齊猾夏其儀尚矣

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教將以靜流服度藩

畿削憚凌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

羣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閩也公智以開物精以

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

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闔茂次年仲皋

貞閔拜手東洛馳帟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

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昇高遠望詩可

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晏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  
御札題牋副衣勉挾纊之誠兼壺喻投醪之旨筐篚以將其貺筆  
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  
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訐謀景暇慕采薇之興悵伐木之朋  
詢彼之師卜茲郊候鼎門右轉岐路有分當闕塞之斷山接華林  
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雲平太官饗舉百羞霞錯四夏六盾之變  
朱干皇羽之容雷殷川原電燧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  
衢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饒間發將士激而逾厲  
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  
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  
若木還照前茅啟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  
靡及念離者跂子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敘清風  
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而洞居砦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總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眾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冰徇節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裝候傳無酒酤我緩仇離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聞籍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替掖垣眾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庭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王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褒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爲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

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僻遠淹卹然後諸公知惜別爲細而感恩爲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爲仁由己不改其度使大化溥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褰赤帷飲醕酒晏晏言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丈夫被薦紳影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玉堂清禁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軼霑醉宣言相勉在加餐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離騷瞻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  
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  
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  
鱸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  
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眾無一旅橫倚天之劔揮駐  
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  
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  
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蒼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  
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餌於修蛇勢盤  
地感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  
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掛後命組練照  
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  
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  
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爲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蕩貪波教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之暴豚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國不務其理爲邦不敝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東水其人獠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斂無時猾吏坐恣奸欺黎庶日爲葷蠹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



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  
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慚起子輒冠名賢  
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  
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及郊司徒公紅袂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韋服矢插房俯立迎  
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卽坐必東  
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  
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之大聖司徒公勤  
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  
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  
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

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爲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饒於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竝出莽夷未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瀆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卽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爲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姪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罔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盃敘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船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

言說不相通畫地爲字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  
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  
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  
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  
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  
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告  
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  
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  
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  
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  
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  
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



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醪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鱸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  
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  
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棨序

陳黯

黯去歲自襄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  
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卽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  
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  
月告歸省于閩命序送行某辭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  
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己第未第爲重輕哉愚繇是不得讓鱗羣之  
眾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  
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干盈川溢陸則蛇虺鳩雀  
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出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  
寰瀛之大億兆之眾歲貢其籍者數纔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



于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  
諷調與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  
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  
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廬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  
逸憔悴羔鴈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  
六籍擢三湘深入匡廬絕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  
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  
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  
雲扃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權偶丹青至人白鶴羽客攀  
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覩君超澹愴興  
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  
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

厚禮遲吾子子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  
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愕爾而阻懽小子侍觴  
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  
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  
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眞  
歟苟良苟眞不卽成不卽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  
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歎甯  
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秦而不  
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  
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干鍾以娛  
既醉昇車秋爲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工文足以  
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爲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  
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翳明代擇  
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柄靡圓方之歎則宏綱舉而  
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  
甲乙是猶籠鸞鸞絆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  
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愠不  
形又其冲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  
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爲人之望也  
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  
之選莫不銜憤屑涕抗詞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況乎  
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摯疇之姻在周爲魯  
衛之國曾是其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爲路人未慮陶生之歎今也  
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  
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  
林下崙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  
心申悲道舊破啼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感九江卻  
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灑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  
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  
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  
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  
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  
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  
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



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  
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  
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  
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晏景雲林卑俗不可  
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  
仙自浮邱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蹟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  
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  
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  
壑獨立眞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  
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漫汗之遊吾亦何  
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  
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錄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

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  
延佇遙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  
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  
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尙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  
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 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  
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  
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  
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  
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  
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蹟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  
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精之一派乎吳興長老晝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迹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迭韻冰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雙鄙夫之目初不敢眎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覩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沂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後采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羣爲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  
士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旣灑落於彩翰  
亦諷誦於金口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  
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名嶽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  
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  
歎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輦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九  
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  
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  
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  
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



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

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數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旣貶于潮浮屠之徒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予求敘行以資適潮不顧虵山鱗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  
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其病歟僕久味斯法思與  
言者旣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  
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爲外見所雜旣得之患爲內  
見所縛今玄公愴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  
合於無倪且以句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  
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爲外塵所引也幅巾男  
子權德輿稽首

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吳興姚 鉉纂

傳錄記事 總一十五首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傳附四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三

李紳傳 沈亞之

楊烈婦傳 李翱

竇烈女傳 司空圖

隱逸二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一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二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妖惑一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

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邱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擊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爲仁



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呶  
呶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己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  
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  
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  
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都者曰貌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肉秦  
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  
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  
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  
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  
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  
城號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  
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  
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  
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  
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  
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  
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  
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  
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  
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  
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



聘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訓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掩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

以奇異小蟲水草檉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施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爲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雙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



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句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犇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他處華其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能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議論泄露密旨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竝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顛頽又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于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其繼者族人焉

贊曰革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蹟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革焉漢書功臣表有煇棗侯革末者卽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尙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蹟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



售陷爲輕薄于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  
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旣稍進炯又鄙其爲人  
迺復以讒廢歸老于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  
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  
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  
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  
始尙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  
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旣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  
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  
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爲言不入不得去  
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

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卽盡卽執中貴人脇曰爾寧遂眾欲寧飽眾腹曰請所欲曰爲我眾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于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生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眾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繫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侗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侗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爲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侗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侗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

集于偏偏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偏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偏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于史官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蒲  
 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猝令壞其首志必死之  
 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  
 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之酒帛鑿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  
 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  
 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  
 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  
 愚以為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尙有不安其室者况蹈危觸難何以  
 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盃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  
 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  
 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  
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  
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  
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  
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  
之局爲瀦洳爲潢爲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  
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爲塚甕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變化  
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  
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午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  
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辭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  
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檐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辭生曰叟何爲  
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



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辭  
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  
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  
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  
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  
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  
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  
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樸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  
而差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  
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  
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  
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

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  
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  
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  
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  
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採取寫去長  
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  
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  
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  
阿嬾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  
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  
絕常所居牕中敦敦有煙氣聞行車驛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  
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  
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  
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



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  
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  
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  
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  
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  
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  
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  
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咸執斧斤刀  
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  
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  
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

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藩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



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蹟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視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諫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

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  
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  
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  
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  
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癘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  
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  
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  
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  
雖窺伺倣慕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  
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  
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  
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



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殮饗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

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旬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卽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輶而圓封之又爲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大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厭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眾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



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  
赤死久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  
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  
有厠鬼也赤之名聞江湖問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  
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  
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  
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唐文粹卷第一百

吳興姚 鉉纂

傳錄紀事 總一十二首

錄二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紀事五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五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絜切峭獨可以示懲



勸者擲其叢冗秃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

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

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

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

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李勣立皇后武氏

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

氏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豕不可謂順子懼後

世疑於禘裸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條高

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奉以

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崔察賊殺中書令

裴名犯武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

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

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

何貸刑拂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合張曲江令守張

守珪以安祿

山

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眾與殺也稱天子殺

叛他皆倣此

者何死非其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  
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  
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匯大義  
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則前所謂李  
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氏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之類嗚呼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於千  
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并忠骨於  
枯墳鬱諂魂於下泉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  
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  
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  
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  
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城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  
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或兵決出



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爲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爲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

堂陽

縣名屬冀州

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

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



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

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

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

州管厭次河陽信都平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

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

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

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

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

道劔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

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

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彊矣然從史繞壑

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轎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

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絃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

如搏鶚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

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壑大河精甲數億  
鈐其阨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  
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  
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顏澀不  
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  
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  
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聞先  
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  
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  
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  
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  
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巖道郡實與沈黎越雋俱爲邊城迫於



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巖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  
迫於戎南偪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閒西戎兩飲  
馬於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魁健皆環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  
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蝨皆折刃  
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  
者日眾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  
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  
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  
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  
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  
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閒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  
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  
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  
於蜀者伺連帥之閒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

且將啟之以幸非常

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遣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案問得

賈遂棄市至今或有腫其所為者

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

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

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

固以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

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

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

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下吏必

先盜其米然後以沙補足數以給邊卒常以為怨

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

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

孰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案其壁壘得自募

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

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

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

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



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旣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挂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

老蹇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  
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  
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  
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  
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  
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曰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  
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  
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旣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  
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  
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謚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  
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謚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  
早也督責益急農且饑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



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且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汗流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且存。

太尉逸事如右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棗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戎堡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郾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旬聚亡命以窺脇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



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聞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  
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刳至則索  
民挽舟易于卽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  
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  
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  
重摧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  
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  
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  
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  
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  
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  
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爲指  
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



繫民民不知役改絳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絳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田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

者重脣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  
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  
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眇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  
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  
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低畏若不  
勝案驗吏罔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  
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  
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  
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  
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  
愬擒之蔡之爪牙朕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  
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  
脣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何爲  
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



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  
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旣得淮  
西本末且多其義送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  
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  
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閒道士存  
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癢癭殃疝  
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去聲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  
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  
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恆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  
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旣

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  
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豕抄道常就迴遠坑谷無廬徼處依大林  
木蚤夜偵候作奸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  
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  
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鸞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  
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  
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  
去必殺之草閒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  
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  
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貿轉與鄰伍重信義卹死  
喪斷魚肉蔥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意若大君子能悔



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埽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糗裋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爲鄆帥喜聞驥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爲己有繩契管榷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劉叉

右一人字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

時所爲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旣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廬全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又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旣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閣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



唐文粹卷第一百  
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  
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  
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  
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  
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卽日下令誅作明堂  
者

唐文粹後序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錄未易爲力臨安進士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勒亦至矣噫古之藏書者必芟竹鏟木殫絃竭毫盛其蘊宏其載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祕之不滿筭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于學其將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二年嘉平月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敘